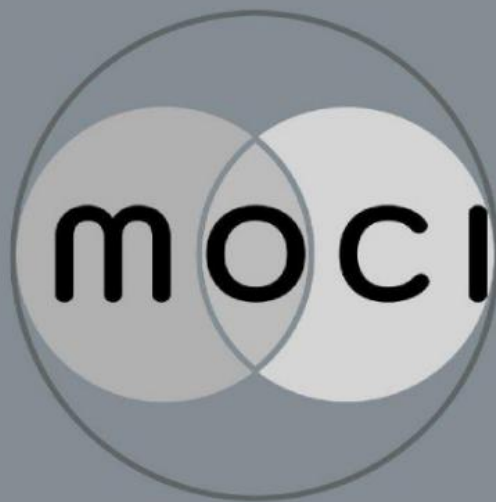


故事背后的故事



詹姆斯·玛呼 著 | 1.0版
译者 | Z.SI.GP
www.mocilife.cn
MOCI.life

故事背后的故事

作者：詹姆斯·玛呼

译者：Z.SI.GP

源自最早的那些记忆，我相信自己是一名艺术家，尽管我无法界定会是什么类型的。11岁前后，我认为自己会成为一名画家。然而，在大学学习艺术期间，我发现自己可以结合起我所热爱的视觉艺术、音乐、写作、诗歌、哲学，运用它们来共同地讲述一个故事。

那个时代，即便对于学者和梦想家们，“跨媒体故事讲述”都是一个陌生概念。影视制作是跨媒体故事讲述的典型代表。出于某种原因，对我而言，影视制作看上去太过事如其名。我想要某种更抽象的形式，来表达我头脑/心智中的主题。所以，我开启了一趟旅程，去创作一个当代神话，而这最终被知晓为了“造翼者”。

18岁左右，我开始构想这个神话宇宙应该如何地呈现。它将包含在一种故事讲述中，故事的展开会经由一系列小说，每一部都围绕着“主权性积分态”这个哲学概念；当“造翼者”（神话）完全确立后，我将写作一篇论文，来描绘这个内嵌于“造翼者”（神话）中的核心哲学概念。这就是2021年以多种语言发表的《主权性积分态》论文。

在这个支撑性/包罗性的故事中，“主权体”是主角，“积分态”则是舞台，舞台之上，主角对抗着它的两个主要对手：时空二元性和文化性的分裂幻觉。主权体意识到，当作为单个生命期内的单体身份时，它所栖息的那个世界，仅仅只是一个“舞台”。真相则是，它实存于一种规模无限的时空二元性内，在其中，全部生命结合成一种智能与意志的融合物，运作得就如同受控于单一心智。

尽管单体身份——人类存在体——沉迷于舞台，主权体却在观察、学习、进化着，这个过程伴随着主权体所辖人类生命的每一次迭代，实际上，是伴随着它所体验和表达的所有生命形态的每一次迭代。主权体意识并不只限于较高的生命形态，甚至不只限于地球。

这就是造翼者神话的关键，但跟所有神话一样，这个点也是不易理解的。它的传递经由了隐喻和事实虚构，这些可无法被说成是“真相”。表述“真相”就需要排出“虚假”的事物，可真正的“真相”却是：每一个事物都被互联着，都属于我称之为“积分态”的这个意识的一部分。逻辑上讲，在整体性中，并不存在真与假，仅仅只存在“个体、众体、全体意识”。

主权体需要去“开垦”一直被它废弃的积分态，废弃是因为它总是低着头、睁大眼，凝视着时空二元性。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主权体变得如此巧妙地分离出了自己的“积分态”自性，以至于变成了某个群体的一部分。变成了“个体、众体、全体意识”中的“众体”的一部分。然而，存在于时空二元性内的“众体”之中时，人类性¹变得知觉不到“个体”和“全体”——主权体和积分态。

我们的人类性在基于相似性的网络中来形成关系。一种共享信念基于“幸存”而被形成。“幸存”是分裂性-思维。“我们”对立“他们”。这些原则成为了我们的真理告知者。它们创造出了“众体”，可在潜意识里，经由直觉和想象，我们知晓主权体意识的存在，也知晓主权体意识属于一个整体：积分态。

有时候，群体很小，比如家庭。其他时候，群体则规模巨大，乃至整个国家。这两者之间，则存在着学校、宗教、以及庞大等级制度中的其他人造组织，它们成为了我们的真理提供者，而我们则选择着，哪些真理共鸣于我们，哪些则

¹ 人类性（原文注释）：人类性：身体、头脑心智、情感、伊格自我和潜意识。

不。不共鸣的要么被抛出舞台，要么被礼貌地分流向出口。它们遭到驱逐，这强化了我们那根本性的分裂感。

这个故事的主角处于这样的意识状态：意识的实存性横跨了时空二元性内的无数生命期，而意识则俯瞰着无限的时空，化身和学习着。我选择将这个意识称为主权体，主权体既是指“我”，也是指“我们”。这里的“我们”是指：主权体是其所辖各个生命期的混合物；“我”则是指单个生命期。

我们的身份是单个生命期，一个生活于 21 世纪初的人类存在体，但这并非我们的真实本体。这是我们时间性的暂存身份。我们有着无限数量的暂存身份，每一个背后都是主权体，“主权体”这个“我”，即是（上段提到的）“我们”。

“我们”是一组“单体身份”——任何一个都存在于单个生命期内的 80 亿个片刻中；“我们”又是“一体”的，是我们曾经活过、正在活过、将会活过的全部生命形态及全部生命期的全部时刻的总和。我们拥有一个存在主义的本体，裂解于整体之外，又依旧是整体的一部分。

在这两种存在状态——主权体和积分态——之间，横亘着“众体”的等级制度。“众体”是一条分裂之路，在其间，我们变得习惯去归属于一个群体，可能是家庭、宗教、种族、或是其他。

在我们时间性暂存身份的表面之下，我们的人类性能够感知到主权性积分态意识。这在潜意识中完成着，就经由我们暂存身份中的各个激活点。这些激活点会（非预期地）出现在“众体”的等级制度内。通过生命中的这些点，我们能够转变方向，并感觉到扩张。一种正在回归我们天性自己的感觉，而且，曾经习得的所有适应性改变都被搁置一旁，以便展开一段全新的学习期。

无论等级制度内的真理讲述者们，如何延续或发展前辈们的信念和神话，我

们都远不只是一种时间的产物。然而，我们对于该真相的知觉，却受阻于时空二元性和分裂文化，它们驱动着我们为了幸存的目的而在等级制度内寻求庇护。这就是“造翼者”神话的精髓，它提供了进入该真相的多重视角，大宇宙的诸世界、灵性哲学、抽象的超现实主义绘画、音乐、诗歌、故事讲述。

18岁时，我并未立即掌握这个故事的全部细节。细节们总是在我需要它们时才来到。我是一个故事讲述者，编织着关于主权体的故事，以及在时空二元性的舞台之上，人类生命的有限跨度之内，主权体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主权性积分态。艺术是该故事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艺术能够表现出这种意识，并在地球上给予它一种象征性的描绘。

另一方面，科学正奋力去看入这些非物质的、超自然的世界，这些世界远远超出于我们世界之外，超出了我们舞台之外，让我们无法相信它们，除非是基于宗教神话或药源体验，而短暂探入它们的回声。科学仪器是基于我们的舞台而构造的，它们又怎么可能望向舞台之外？现在还没有“望远镜”能望出我们的物质性“舞台”之外。

对于“超维度望远镜”的构建，科学界的态度暧昧不明，即便那镜头仅仅是纯粹的数学。数学将尝试创造出一系列强大的数字，简单到几乎任何人都能通过一段文字而明白它的含义。然而，那仍旧是一套数字和符号，太过抽象而无法获得体验，进而无法带来理解，从而也无法进入意识。

数学不是意识。它是一个看入意识结构的镜头。它就像“超维度望远镜”的镜头，看到了一个独一无二意识的可能结构，并能做出假设：该意识可能被互联着其他意识。主权体意识要被体验，无法通过科学、数学、宗教、信仰、毒品、公式、咒语、冥想、或书籍。存在于人类性中时，对它的体验，被保留给了我们

的想象力和直觉。这 2 者就“寄存”在我们的更高头脑/心智和心脏中，然后被带到我们生命的表层来作为激活点。

宗教、哲学和灵性创造了神话，来描述那超出我们共同创造出的舞台之外的事物。科学和数学通过仪器和严谨的理性，正在做同样的事。事实上，这两个领域的每个人都参与进了关于我们起源的自我-探索。他们就像分别始于山的不同侧来挖掘一条隧道，在显意识知觉之下，他们正计划着如何在途中某处相遇。唯一的真正问题是，相遇是初试即达成，还是需要后续数量未知的更多尝试？

当我开始作画，几年之后，我发现了“哲学”，这是一个缓慢的体认过程，我体认到了那些儿时就理解，但缺乏表达手段来清晰表述的事物。我不得不发明一些概念，像是“主权性积分态”和“个体、众体、全体意识”，只因为这些并未被收录进我所读过的宗教、哲学或灵性书籍。

接着，我将这些概念翻译成艺术、音乐、诗歌、绘画和故事，这些就变成了主权体在我的世界里穿着的“衣服”。我决定分享我的故事，则是因为我没有找到任何类似于它的。我推测，自己的匿名作品会保持为小众，低调，仅仅经由他人传播，但我也知道，经由他人，它能够生长，而且是全球性地生长。

我想强调的是，我只是一个个体，一个故事讲述者，想要鼓励人们去思考自己那超越了单个身体、单个生命期、单个名字的身份。这个行星拥有近 80 亿人口、700 多种不同语言和 4000 种宗教，很难去真正地理解，我们在物种层面是作为一个集体意识而存在和生活的。

挑战就在于如何讲述如此宏大的故事，又不让人们迷失方向。我的答案是：通过“跨媒体”来艺术性地讲述，跨媒体提供了不同的门，一个人可以穿过它们进、出于故事；并不去试图讲述宏大故事，而是去讲述最微小、最个人化的故事，

容许读者的头脑/心智与心脏被投入到并不专属主角的故事中。

通过艺术养活自己的艺术家，通常会转变自己的艺术去引发特定市场的兴趣，并响应该市场的规模、趋势线、关联性、以及对艺术家愿景的尖锐评判。“主权性积分态”的艺术并不意图引发任何人的兴趣。相反，它的目的是去搭档于暂存身份——单个生命期的人类性——将其牵引向艺术本身，它就仿佛一位母亲，在将孩子搂进怀里。它就像是在以“无限性”和“全体性”来增强这个暂存身份。

仅仅一点点微光就能开启这扇门。一旦门打开，我们就能将它开得更大，主权体将进入，暂存身份也将进入，正是这种情况达成了主权性积分态意识。2者将逐渐结合。2者将变成“我们”，一种搭档关系就此诞生。

在这个场景中，所有那些圣人、救世主、天使会出现在哪儿？科学家和数学家会出现在哪儿？所有的哲学家和灵性老师会出现在哪儿？他们全都留在等级制度中。留在“众体”中。他们是向暂存身份讲述暂存真理的人。他们是桥梁，跨接起了主权体与积分态、个体与全体。

他们是美丽的桥梁——群体意识的马赛克画。他们是接口界面，我们能运用来勘探更远的世界。然而，在某个时点，我们将穿越这座桥，我们将看到桥的本来所是，再不担心它的消失，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的必不可少的积分性部分，而我们清楚这一点。这种知晓完全不依赖实际经验。*我们仅仅就是知道！*我们需要的全部只是一种表达手段。一种以想象力去看到它的方式，一种以直觉去感觉到它的方式。

艺术是我们的表达手段。科学和数学也是。艺术会表现出那*非感官证据*。这证据就被持有在我们的最深核心处，能够被我们的最高心脏感觉到，被我们的最高心智/头脑所理解。不过，并不完全。对真理证据的追求，是一种分形化的渴

望，永远无法被彻底满足。然而，我们却能够将非感官证明灌注进我们的造物，表达进我们的行为中。

运作于对全体友善和慈悲的原则时，我们就会发现重要之事。重要的不是“证据”上的开疆拓土。重要的是行为——将我们暂存身份的暂存造物共享给全体。

我创作了无数的笔触、键击、音符和文字。每一个都需要时间，它们共同构成了一次生命期，至少是一次生命期的重要部分。我一直明白，艺术家的道路是孤独的，因为艺术创造出自于独处。为了去理解主权体，并为它发声，我需要感受主权体在我内里的振动，否则，就没人会相信，我所知晓之物超出了他们的已知范畴。既然那样，又何必去听千篇一律的东西呢？

主权体的故事是一个入口通道，通往一种界定我们自己的新方式，故事作者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事实上可以是任何人。只是碰巧是我们罢了。我并不将我创作的任何东西视为自己的，因为当我深入这个故事时，我意识到它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独一无二的视角，去发现我们的身份和目的：如何将非感官证据，具象化地展现进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呼吸、我们跳动的心脏、我们所有的人类性。

造翼者和 MOCI 是一对翅膀，讲述着同一个故事：主权性积分态，我称之为 SOIN。这种意识是如此浩瀚，以至于它变得隐而不见——这种智能的规模和类型都是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任何给它穿上衣服尝试都会带来有价值的理解，但都不足以达成整体的理解，“不可知”就运动于整体中，并在这里拥有了它的存在性。这就像“哥德尔不完备理论²”，真理无法被证实。不只是因为它

² 译注：哥德尔证明了：任何一个形式系统，只要包括了简单的初等数论描述，而且是自洽的，它必定包含某些系统内所允许的方法既不能证明真也不能证伪的命题。

一直在无限地进化，更是因为真理只能被发现于主权性积分态意识内，而身为人类时，我们又不知道如何去体验这个意识。

所有故事都存在一趟进入其间的旅程，也存在一趟离开的旅程。进入时，我们不知道该期待些什么。探索这个故事时，我们也许会感受到一种共鸣，共鸣于某种根本性的但却被我们忘记的事物——我们一直知道它，但没有话语来描述。它的价值或许最初并不明显，但最终，一个故事将浮现出来，它如此宏大，足以开启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我们被互联于遍布全部时空的全部物种的各种生命形式。

幸存和分裂已经掩藏起了这个故事，并非故意的，那只是它们固有设计的一种结果。然而，意义，就存在于这个（隐藏）故事的情节弧光³中，而非我们的现实时刻里。作为人类，按时空二元性计，我们大略会在一具暂存身体内存活约25亿秒或片刻。而那横跨于各生命期、各时空、及分形化实相中的本体，将经由我们浮现进这个世界。这就是被嵌入这个故事中的充满希望的意义。

人类正在接近天命的岔路，在那儿，我们的技术能够界定出我们的命运，而不只是启动它。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因为，技术能被用以增长我们的分裂感，也能用以提升我们对“互联”的体验和理解。正如任何人能想象到的，这2条道路所引发的人类行为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去理解“主权性积分态”如此之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个体、众体、全体意识”正在浮出到我们世界的表面。我们在被引导向这个根本性的哲学结构，即：在某个平衡点上，我们同时是主权体和积分态。我们最高的心脏和头脑/心智就像助产士，助产着这种“体认”进入

³ 故事弧光：电视、连载小说、连环画、动漫、游戏和电影等分集讲述的故事媒体中旷日持久、绵延不绝且蜿蜒曲折的故事线。

我们的生命，来作为“意识与互联”的代理人。

这种体认的提出不是作为一个感官证据，而比较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延伸，延展那意欲理解“整体”的集体意愿。每个物种都在自身的暂存实相中做着这事。这件事并不属于宗教、灵性道路、科学理论、甚至逻辑推理。它属于一个不同的秩序结构，该秩序结构同时存在于时空之内和之外。“时空之外”不是指，还存在“非空间”和“非时间”，“时空之外”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时空”的秩序结构，能够实现维度的折叠/包纳，在“时空之外”，“个体”变成了“全体”，因而，“全体”也能够变成“个体”。

“全体”无法分离于“个体”而独存。2者天生就必然同时存在，也就是说，一旦发现自己是主权体，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是积分态。时空作为一个物理过程，容许了这种体认在整个浩瀚的时空中缓慢而笨拙地浮现出来。正是时空，产出了富饶的体验和表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穿越广大的时间跨度来进化。

作为个体，我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主权性积分态体验的吸引。然而，无论我们获得该种体验到何种程度，那都是我们的价值观在特定时空的一种反映。如果这种体验来得过急，我们与人类现实实相的接口界面就可能被损坏。当这体验在平衡中被达成时，我们与人类现实实相的接口界面就会被增强，因为我们把每一个存在都视为是：一个天然自性，正在如其所愿地收获着他们的体验，并表达出他们自己。

“存在体”的这种秩序结构正是我们的天然状态。它的出现需要主权体和积分态这2个状态创造出一种有意识的搭档关系，正是在这之后，所有的学习都变成了“个体”向“全体”以及“全体”向“个体”的充分交互。我们存在性中的其余所有状态都是被适应性改编的。所谓适应性改编，就是我们天然状态受到了

一种时空形体的“污染”，（因为）这些时空没有能力折叠/包纳起各个维度。这些时空，一旦致密化为物质，就创造了更强的分裂和剥夺感，分裂出我们的天然自性，并剥夺了我们去看到全体生命的天然自性的能力。

写作、绘画、作曲的艺术，是的，甚至数学，都揭示出了一个镜头，以允许我们看到“主权性积分态意识”的回声和影子。如果在我们选择的岔路上，技术是作为一种赋能力量，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天然的“互联性”，那么，我们就将“互联”锚定于人类物种内。我们就成了带有这份理解的管理员，并能互联上其他生命。

这就是爱之新形式的诞生方式。这种形式的爱并不专属于某个物种，某个行星，某个命运。这种爱带有一个目的。这种爱的根就是对于“个体、众体、全体意识”的理解。而这才是真正要紧的。如果爱没有包含这种理解，它就缺失了核心。如果核心缺位，在追寻非感官证据的道路上，即便想要获至主权性积分态意识，找到的依然仅仅只是影子。这是因为，我们并非悬浮在冰冷虚空中的数字。我们是振动性的轮毂，辐条则是进化中的头脑/心智与心脏的集合，它们所属于的演化进程，是隐藏于语言或数字之外的。

一次揭示的背后，永远还存在着更多。更深之物总是存在着。我们身处一趟旅程的中段，旅程目的地则因为时空及“众体”等级制度的分心而被忽视了。这趟旅程的刹车是文化性的分裂幻觉，加速器则是对“互联”的理解。

我们全体，分工合作地，在我们的旅行中，运用着刹车和加速器来保持着平衡。“全体”的进化之旅，单纯只是太过浩瀚，因而无法拥有一个愿景，甚或无法去探测它的总体性目的。如果能够概括，并落实成语言，我会假设，它的目的也许就是，创造出一种更高的和谐，而方式即是去理解“我们之是谁”：我们是

拥有单个生命的个体，我们是下辖无限生命的主权体，我们是积分整合于“全体”的积分态，而且，我们将这些身份校准为了搭档关系，即便我们还不理解它们的总体性或终极目的。

就我对该故事之深度的挖掘而言，在一次暂存的生命期中，我们依然保有着另一个身份，我们的天然自性，它被体验和表达所锻造着，并被永远地编码在我们的主权体内。我们的天然自性并未溶解进大自然或“全体性”中。相反，它存在为了主权体（分形化的天然自性）和积分态，并跳跃于这2种秩序结构之间，永远都在基于对侧的实相来教导和学习本侧的实相，从而获得更深的洞见，更广的视野。

对我们中的一些人而言，是时候展开自我教育，移除掉自己那适应性改编的时空二元性接口界面了。是时候解开“分裂”的枷锁，挣脱掉“分裂”对于我们个人以及全人类的历史的顽固监禁。是时候担负起“元-意识”管理员的责任，“元-意识”永远都需要有人来扮演未来探测者和过往疗愈者。



那唤醒我们的

注：下面说法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在很多方面，《故事背后的故事》也是基于跨媒体的，它自然也拥有关联的艺术。因而，这份文档就包含了美术和音乐。高清音乐可在 MOCI.life 网站免费下载。技术上讲，所有的 MOCI 艺术（包括这个故事）都能从 MOCI 网站下载高清文件，且完全免费。



设计出我们的“健忘”



最内在的自己



真理的诠释者/口译者们



积分态的复杂精密



生命的剧场



意识的进化